

京 味 长 篇 小 说 系 列

# 正阳门外

卷 四

# 药王



沈家和 著  
北京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京味长篇小说系列  
《正阳门外》卷 四

# 药王

沈家和 著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阳门外 卷四:药王/沈家和编. —北京: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1997. 11

ISBN 7-5302-0490-4

I. 正… II. 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1658 号

京味长篇小说系列《正阳门外》卷四

**药王**

**YAOWANG**

**沈家和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625印张 390000字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02-0490-4  
I·496 定价:20.00元

# 序

刘绍棠

在为《正阳门外》卷三《老铺》写的序中，我唠唠叨叨地说了一通文学创作应该突出地方特色的问题。

在这方面，沈家和同志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他继《鬼亲》、《活祭》、《老铺》之后，又以奇迹般的速度，完成了这本《药王》，真是高产。

《老铺》和《药王》这两本书，不但突出了地方特色，还突出了行业特色，描写了我们国家的国药——中药行业，不可避免地也写到了中医这一古老的行当。可谓地地道道的“土特产品”。我早说过，洋就是土，土就是洋，越洋越土，越土越洋。

凡是没见过的就是新的，凡是新的就是好的，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盲目崇洋，形而上学，一厢情愿，可谓“迢迢牛奶路”，遇洋就发昏。“诺贝尔情结”闹得发烧，发狂，人家赏给了达赖，还要赏给李登辉，执迷不悟，仍要乞求，剃头挑子一头热，难道还不是鬼迷心窍吗？

不讲政治，只说“艺术”，洋人是看不起仿洋牌膺品，不给洋奖的。正如我们那含金量不足的梅兰芳金奖，也不会奖给洋票友一样。东西方审美取向和标准差异太大。譬如选美，中国美女的三围，怎比得了洋佳人？中国影后的鼻子，如何比得上索菲娅·罗兰女士的鼻子那么巍巍乎高哉！

其实，洋人最讲政治，会讲政治。而且真正做到了“年年讲，

月月讲，天天讲”，时时处处都讲。出中华民族之丑，又有“民族风味”的作品捧回个熊奖。但是，若要讨个“奥斯卡”，却是痴人妄想。溥仪是中国人，奥斯卡金像奖偏奖给经过洋人加工一脸印满女人红粉的“末代皇帝”，而且还得赔上一个皇后婉容，跟那个美国人眉来眼去地吊膀子。由此可见，他们要的是洋奴文艺。

主有所好，奴必甚焉，殖民地文化心理大发作。忍字心头插把刀，有气窝在肚子里。怕得罪洋人，却不怕伤了国人。

各个领域都要讲政治，讲正气，反对殖民地文化。如何操作？措施跟不上也只能算是说空话。我现在每读鲁迅先生作品，常常产生伤感。鲁迅先生希望他的文章能与时弊同归于尽。他的文章仍然光芒四射，也就说明弊病有增无已。贬鲁迅，否鲁迅，是因为丑类不敢面对照妖镜，就想把镜子摔掉。

文学艺术、文化文明、意识形态、国民精神，必须独立自主，不能自动缴械，才是自尊自强的民族，才是有骨气有志气的民族。没有主心骨腰就弯，匍匐跪拜在诺贝尔、奥斯卡脚下，为达“洋标”以求归化，实在是卖身投靠，自取灭亡。

继承和发展北京文化，大得人心，正在升温。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时代精神，沈家成的京味长篇小说系列《正阳门外》，正是符合这个主旋律。我写此序，大声鼓呼，更是为了呼唤志同道合者接踵而至。韩信带兵，多多益善！

1996年3月蝥笼斋



我国四大药店之一的叶开泰中药店，就在武汉。它是一家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老店。

另外，武汉还有久负盛名的金同仁药店和其他许多家中药店。它们全是与到武汉开辟市场的方淑梅竞争的对手。

尽管如此，方淑梅在武汉三镇转了几天市场后，仍然胸有成竹。她派琴台客店的管账先生李敬之到贵虹药房去讨一笔两千五百元的旧账，一是为在武汉建店筹集资金，二是让李敬之了解一下她的实力。

没想到李敬之到了贵虹药房，拿出方淑梅写的收据和北京西顺城街金龙眼药店东家岳松荃的名片，递给一位年长的伙计后，那伙计忽然拽住李敬之的手不放。

李敬之被伙计拽住，脱身不得。心想：要坏事，那位少东家准是要坑人钱财，让我来蹚路子的。我这是自投罗网来啦！脚下不由自主地随伙计到了后边。

忽然，伙计纳头便拜：

“先生，我叫马齐江，求您多提挈！”

“你这是……”李敬之莫名其妙。

“我们东家说了，谁有本事和北京金龙眼药店拉上关系，签订长期供应眼药合同，就提拔谁当襄理。”伙计小心地向四外看看，又说，“不瞒先生，我已过而立之年，如今还是个伙计……”

“我不是金龙眼药店的人……”李敬之觉得十分好笑。当然，



他这回也放心了，知道那位年轻漂亮的少东家没骗他。

“您是……”马齐江这才知道拜错了人。

“我是琴台客店管账的。这位少东家住在我们店里。只带来三个人。”

“少东家住在你那种小店里？”

“可不！”

“请先生给我引见引见吧！”

“那这款呢？”李敬之一指捏在马齐江手中的收据。

“请先生稍等片刻。”

还真是只等了片刻，马齐江便将二千五百元现款交到李敬之手里。

一到马路上，马齐江叫了两辆洋车，请李敬之坐第一辆，向琴台客店奔去。

“这位是贵虹药房的伙计。”李敬之对方淑梅说。

“鄙人叫马齐江，愿为少东家效劳。”

“你是贵虹药房的？”方淑梅盯着马齐江问道。

“是……是贵虹药房的伙计。”

“我要在武汉开个支店，你看店址选在哪里好？”方淑梅很高兴，因为她正想找个懂药材的人。

“少东家，后城马路有个小客店要出盘。”李敬之顺口说道。

“不行！不行！那里太偏僻！”马齐江连连摇头说，“做生意得我繁华街面儿才好。我们贵虹药房隔壁有几间仓房，可以改成铺面房。”

“你能做主？”方淑梅盯着马齐江问。

“我跟我们老板说说去，准行！”

“不劳你费心了。”方淑梅对李敬之说，“你这会儿就领我到那个要出盘的小客店看看去。”

“那里偏僻得很！过去是个坟地！”马齐江说。



“你要是愿意在我这儿帮忙的话，过三天到这儿来找我。”方淑梅朝马齐江摆摆手，算是告辞。

果然如马齐江所说，后城马路的小客店所以要出盘，就是因为这里过去是坟地，住店的客人说夜里有个女鬼出来缠人。一来二去，没人敢来这里住了，店主只好关门出盘，开价二千五百元。方淑梅当时就与店主敲定，写契过户。

“李先生，你要是愿意，可以到我这店里当个主事。”方淑梅经过几天观察，发现李敬之为人实在，又精明能干。

“到您的店当主事？可您的店还没开呀！”李敬之直言不讳。

方淑梅不答，就在案前用刚才写买小客店房产契约的笔墨写了一张横幅：

北京西顺城街金龙眼药店分此

“我让你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匠人把这个横幅做成牌匾，挂在门口。”方淑梅郑重地将横幅交给李敬之。

牌匾一挂出，很快就招来了客户。方淑梅嘱咐李敬之，来定货的一律收五成预收款。

“少东家，来了个大客户，他要全部包销。”李敬之来找方淑梅说，“您看收多少预付款呀？”

“全部包销不行，不收他的预付款。”方淑梅说。

“这个客户是马齐江领来的，说是和湖北督军府有关系。”李敬之提醒说，“这督军咱可惹不得，俗话说，兵匪一家……”

“谁也不能全部包销！”方淑梅斩钉截铁地说。

“不是全部，不是全部！”马齐江突然进屋抢过话茬儿说，“只求少东家多关照我们贵虹药房一点儿就行了！”

“我还得求贵药房多关照呐！”方淑梅笑道。

“这是我们的预付款。”马齐江递上一张钱庄银票说，“一万元！”

“李先生，收下！”方淑梅对李敬之说。





“能开个收条吗？”马齐江盯着方淑梅问。

“给他开！”方淑梅看了李敬之一眼说。

“咱收了十几笔预付款，可都没开收条。”李敬之说。

“您就给他开吧！”方淑梅有点儿不耐烦地说。

在那个年代，商家之间的业务往来，全是凭“信誉”二字，一般不必签订文字合同之类，但绝对不会出现梅约现象。因为，不管哪一家商号，如收了人家货款而不付货，那这家商号便难以在当地立足了。

马齐江交了预付款要求开收条，在当时是一种反常现象。

“少东家，什么时候给我们发货？”马齐江拿到收条后又逼问一句。

“三天后发货。”方淑梅答道。

“要是……”马齐江故意只说半句话。

“晚发一天，赔偿一成损失费！”

“一言为定！”

一切都是方淑梅亲自过问。她与技师吴成、沈杉亲自去采办药材，一样样地看、闻、摸、尝，检验合格才能下料。

买来的制药器皿，也亲自监督洗刷得一尘不染。

新招来的十几名帮工都经她一一面试，并由吴成和沈杉逐个谈话：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留长发，不准对外泄露药材配方和炮制方法。

第一料药的炮制，是由方淑梅和吴成、沈杉亲自干的，每道工序都做到精益求精。

可是，加工出来的药却呈黑色，不是金黄色。

方淑梅目瞪口呆。

吴成和沈杉也愣了。

“这地方不干净，有鬼作祟！”有人议论说。

“少东家，兴许是有鬼吧？”与方淑梅形影不离的香莲说，“俺

家乡有个窑是烧盆儿的，也为闹鬼把盆儿烧黑了。后来请……”

“别胡说！什么鬼呀仙的！”方淑梅喝斥道。

“各道工序没问题呀……”沈杉百思不得其解。

“制炉甘石的水可能不对。”吴成道。

“我试过了，用长江江心水是一样的，不是炉甘石的事。”沈杉肯定地说。因为他是北京西顺城街金龙眼药店药厂的技师头目，所以他的话有一定的权威性。

原来，北京西顺城街总店制眼药采用的名贵药材，诸如牛黄、麝香、梅片、琥珀、珍珠等，选材均唯真唯优，忌劣忌假。其中有一味药叫炉甘石，是用玉泉山的水炼制的。

这头一料眼药的原料，均是选用最上乘的货。方淑梅嘱咐吴成和沈杉：

“宁可多花钱，也要选用比在京城用的药材成色更佳的货下料，不能砸了金龙牌眼药的牌子！”

“问题出在哪里呢？”方淑梅眉头紧锁。

“也许这地方是不干净。开客店不是也没人住吗？”吴成又说。

“没关系。这一料药先搁着！咱再制一料！”方淑梅坚定地说，“咱再多下点儿辛苦吧！”

第二料药还是黑的。

“少东家，我们提货来了。”马齐江如约来了。

“退给他一千元赔偿费！”方淑梅对李敬之说。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马齐江冷笑着说。

连制三料药，全是黑面面。

已经赔偿贵虹药房三千元赔偿金。

夜深了，一连三天三夜没合眼的方淑梅躺在被窝里，闭目思索，要找出失败的原因。

忽然，她觉得身下的床板有动静，刚要喊在另一张床上睡觉的香莲。又把要出口的话咽回去了。她故意装作睡得很沉的样子，



毫无反应。过了片刻，她觉得身后有个人，在轻轻地呼唤：

“少东家，醒醒，少东家……”

方淑梅一听，是个女子的声音，心中暗想：这必是那个女鬼了！我且不理她，看她奈我何！

那“女鬼”见叫不醒方淑梅，又伸手从后边摸方淑梅身体，先轻轻摸方淑梅双乳，方淑梅忍住不动，又摸到下身。方淑梅突然一挺身子，大叫道：

“来人呀！抓鬼！”

女鬼吓得忙捂方淑梅的嘴说：

“少东家！别嚷嚷呀！我是……”

“不管你是人是鬼，你跑不了！”方淑梅本来也没脱衣服，伸手从枕头底下掏出一只手枪，顶住“女鬼”的后脑勺说，“别动！不老实让你脑袋开花！”

“来人呀！”睡在另一张床上的香莲已经下地，一边喊一边拔开门插销。

“香莲，开灯！”方淑梅喝道。

电灯一开，“女鬼”原形毕露：原来是个十分俊俏的女子，个头不高，却十分苗条；瓜子儿脸上五官端正，特别是一双大眼睛十分美丽；全身半裸着，双乳露在外边。由于惊吓，全身颤抖，更显得娇小妩媚。

沈杉、吴成和几个新招来的帮工都跑到方淑梅房内，李敬之是最后进来的。

“你……”吴成一见女鬼，脸一下子变得煞白，“你怎么在这里？”

“我出来解手，走错门儿了。”女鬼强作镇静。

“把她绑起来！明天送官府！”方淑梅厉声道。

“都说有鬼，敢情是你呀！”李敬之怒道。

忽然，吴成扑通一下跪在方淑梅面前说：

“少东家，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有话起来说！”方淑梅已猜出几分，盯着吴成问道，“你认识她？”

“她是马襄理介绍给我的，马襄理说她是他的表妹……”吴成羞愧地说。

“马襄理？”方淑梅一下子还对不上号。

“就是马齐江！”李敬之说，“我早看这人不得道！”

“他把他表妹介绍给我，让我……”吴成吞吞吐吐地说，“让我……”

“让你在药料里再加点儿东西！”方淑梅接过吴成的话茬儿说，“对不对？”

“他们让我在药料里加一包磨细的锯末。”吴成的声音越来越低。

“我说一连几料药全成了黑的，敢情你偷着往里头加锯末！”沈杉气愤地说，“真毒呀！锯末一经加热，变成木炭，把药弄黑了，药料份量还不变。”

“你还拿了他们多少钱？”方淑梅又问吴成。

“他们一天从您手里拿一千元的赔偿金，分给我一成。”吴成说。

“你是既能睡窑姐儿，又能得现钱！”方淑梅笑道。

“窑姐儿？”吴成看了“女鬼”一眼，有点儿不相信。

“你要是说实话，咱好商量。你要是还装鬼，明儿个官府见！我告你和马齐江合谋行骗！让你赔偿一万元损失金！”方淑梅对“女鬼”厉声说。

“啊！一万元！”“女鬼”傻眼了，忙如实交待，“我是‘长三书寓’的‘先生’，马襄理是我的老客。这回他包我一个月，让我迷住吴先生……”

“你叫什么？”方淑梅问道。



“我叫林黛玉。”

“没问你花名!”

“我叫刘小英。十二岁养母把我卖到长三书寓，马襄理答应让我从良，让我听他的……”

“吴先生，你能不能把你和马齐江的事，还有你和这位刘小英的事，全写清楚了?”方淑梅正色问道。

“少东家，我对不起您!老爷让我跟您到武汉来，是信任我。可我……”

“你放心，人无完人，孰能无过?”方淑梅平静地对吴成说，“这件事不能全怪你，马齐江一直打咱们的算盘，想让咱们在这儿干不成，搬到贵虹药房隔壁去，才设这个圈套儿……”

“少东家，您说的一点儿也不错!”吴成说，“马齐江答应我，只要能把您挤到贵虹药房隔壁去开分店，他就让黛玉嫁给我。”

“你也是鬼迷心窍!良家女子有叫林黛玉的吗?”方淑梅说，“以前的事到此为止，只要你能痛改前非，我还用你。等咱们的分店生意好了，我决不亏待你!”

“少东家，我这就把马齐江的骗局都写出来。”吴成说，“到公堂上，我也实话实说。”

“我可不打算打官司!”方淑梅说，“咱现在就动手，配料制药!”

方淑梅很高兴，因为她无意中不但把“女鬼”擒住，还抓住了马齐江的狐狸尾巴。

当刘小英突然出现在她身后时，虽然是在黑暗之中，但她心中是十分明亮的。她在云香阁妓院数载，十分了解妓女缠嫖客的各种手法。

当一些达官富商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或经济目的时，常带一些特殊身份的嫖客逛妓院。

这些特殊身份的嫖客往往表现出一种自命清高或“入污泥而不染”的姿态，不与妓女调情接近。



在这种情况下，达官富商就要买通老鸨和妓女，将特殊身份的嫖客安排在特殊的房间内。

夜深人静时，妓女通过特殊房间的机关，潜入房内，钻入特殊身份嫖客的被窝中。

其实，这些特殊身份的嫖客并非坐怀不乱的君子，白天只是为了讨价还价才不与妓女调情说笑。当妓女投怀送抱时，他们自然要大现原形，丑态百出。

此时此刻，电灯会突然被人拉亮，达官富商会突然出现在特殊身份的嫖客和妓女面前。

于是，在一阵狂笑之后，一笔政治交易或一笔金钱交易便拍板成交。

刚才，当方淑梅发现床板有动静时，心头立刻闪过一个念头：看看这个“女鬼”何许人也！

她之所以断定来者不是男人，是凭她的直觉，也是凭她的胆量。因为，她有壮胆之物——枕下藏着岳德寿临别时送给她的防身手枪。

刘小英是武汉长三书寓——潇湘楼的红妓女。

所谓长三书寓，又名长三堂子，是南方的一等妓院的别名。因为这类妓院中，喝茶三元，侑酒三元，留宿还是三元，故称“长三”。

长三堂子的妓女，自认为身价高贵，故自称“先生”。

刘小英本是孤儿，被养母从孤儿院领养，把她视为摇钱树，十二岁被卖入妓院，身世悲惨。一听说贵虹药房襄理马齐江要为她赎身，自然对他百依百顺。

当刘小英缠上吴成后，果然把吴成哄得神魂颠倒，使马齐江的阴谋一步步得逞。

此前，当马齐江从李敬之口中得知北京西顺城街金龙眼药店的少东家要到武汉开设分店时，立刻盯上了这块肥肉。



当时，在药界市场上，有“同仁堂”、“张其珠”、“锁海宇”、“白敬宇”等各家眼药及英国的“沃古林”眼药水、日本的“老笃”眼药水，竞争十分激烈，但最受欢迎的还是“金龙牌眼药”。

有人说：买金子不如买金龙牌眼药，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出门的人如带上一批金龙牌眼药，确实比带现金更合算。因为你如带一百元的金龙牌眼药，到了你要去的地方后，可以换得一百二十元。如带现金却无此利可图。

当时武汉各大药房均代售金龙牌眼药，却都货源不足，故谁能垄断金龙牌眼药的南方市场，谁便可发大财。

马齐江可谓煞费苦心。他先将李敬之笼络住，在认识方淑梅后想利用方淑梅急于寻觅分店店址的机会，让方淑梅把分店设在贵虹药房隔壁。

只是由于方淑梅已经知道金龙牌眼药在武汉地面儿上的身价，又因为马齐江表现得太露骨，方淑梅才没上他的当。

马齐江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利用小客店闹鬼的传言，先造谣言，后将吴成拉下水，以潇湘楼名妓“林黛玉”的美色，换取吴成的“配合”。

再设预付一万元货款并要收条的圈套，使方淑梅遭受几料药均化灰还要赔偿“损失金”的双重损失。想以此逼迫方淑梅将分店迁址到贵虹药房隔壁去。

没想到水性杨花的林黛玉被面如冠玉、眉如墨画、眼若秋波、飘飘然有神仙下凡之态的方淑梅迷住了。这才演出了夜闹“女鬼”的一幕。

当一夜风波渐平，红日又从东方升起时，马齐江又得意洋洋地来到小客店，一见方淑梅，便张开手掌说：

“少东家，今儿个您是发货呢，还是给钱呢？”

“是马襄理呀？”方淑梅微笑道，“今儿个一不发货，二不给钱，想请马襄理看一出戏！”



“看戏?”

“对，我这儿有几位好角儿。”方淑梅哈哈一笑，大声说，“各位都出来吧!”

首先出来的是林黛玉，又出来几个帮工，最后出来的是吴成。

“马襄理!这个还给你!”吴成说着将一大包磨成细粉末状的锯末向马齐江头上摔去。

“啊!”马齐江躲闪不及，两眼被迷住了。

“咱们是见官呢，还是私了呢?”方淑梅看着马齐江的狼狈相笑道，“吴先生与林黛玉小姐把你的西洋镜都捅破了，我和吴先生商量好了，他带林黛玉小姐去官府投案，我负担吴先生、林黛玉小姐和你打官司的费用，我情愿跟贵虹药房打上一年的官司……”

“少东家，小人该死!小人该死!”马齐江顿时面如死灰，跪在地上，膝行到方淑梅面前，“咚咚咚”磕起响头来，“小人上有老母，下有幼子，求少东家千万开恩!”

“这么说，马襄理是想私下了结了?”

“少东家，我说实话，这都是我们老板……”

原来，贵虹药房老板陈嘉模与湖北督军刘鹏是连襟。督军的队伍中，有不少当兵的常患眼疾，需要大量质高价廉的眼药。可巧刘督军也有烂眼角和见风流泪的毛病，用金龙牌眼药疗效最好。

所以，陈老板和刘督军对金龙牌眼药都十分偏爱。当他们得知金龙牌眼药店少东家来湖北开支店后，立刻想把这块肥肉据为己有。

于是，把马齐江提拔为贵虹药房襄理，命他借一切代价把金龙牌眼药支店挤到贵虹药房隔壁去，以便于吞并。

当马齐江说出实情后，方淑梅当机立断：

“当务之急是马先生要赶快悬崖勒马!你如在公堂上把以上实情说出来，贵虹药房要是难为你，我就聘你当我的分销部主事。可以明白地告诉你，这可是个肥缺!”





“我愿为少东家效劳!”

“那咱就说定了!”方淑梅将吴成与林黛玉连夜写成的状纸递给马齐江说,“我料你们老板不会再用你,从现在起我就聘用你,你干不干?”

“小人感激不尽!多谢少东家栽培!”

“那好,我要你办的头一件事便是去和贵虹药房的老板交涉,把这张状纸给他看看,他要是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才能答应他不见官!”

“什么条件?”

“我受的损失已经超过贵虹药房预付的一万元。这且不计较。可他必须在省城药业公会的同仁面前向我赔礼道歉!”

“这……”马齐江犹豫一下说,“少东家能不能也答应他们一条?”

“什么?”

“他们公开道歉后,还让他们代卖金龙牌眼药。”

“行。我答应。”

当贵虹药房东家兼经理陈嘉模一见吴成和林黛玉写的状纸,不由得一拍大腿说:

“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得丢面子!马襄理,你可是拍了胸脯打了保票的,如今怎么说?”

“听凭发落。”

“你不怕丢饭碗?”

“那边少东家已经聘我当他的分销部主事。”

“好厉害呀!”

“我还为您争了条发财之路。”马齐江得意地说,“您只要答应他在省城药业公会上赔礼道歉,他还让您继续代卖金龙牌眼药。您仔细想想,我又是金龙牌眼药支店的分销部主事,眼前虽说丢了点儿面子,可从长远看,这可是滚滚财源啊!”